



官版

書集傳纂疏

二

□ 12
3288
2



門口 12
號 3288
卷 2

書卷第二

蔡氏集傳

後學新安陳櫟纂疏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係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爲常則貢又夏后氏田

賦之總名今古文皆有

纂疏

林氏曰書有六體錯綜於五十八篇中可以意會不可以篇名

求先儒增而爲十曰貢征歌範亦不足盡不可從也禹貢實典之體可觸類而長矣貢乃賦稅之總稱田賦包籠皆在其中○夏氏曰此篇所載非一獨以貢名篇者治水成功後條陳九州所有以爲定法實以任土作貢爲主故以貢名○王氏炎曰有賦有貢賦諸侯以供其國用貢諸侯以獻於天子挈貢以名篇有大一統之義存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數分也分別土地以爲九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

也若究之濟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荆之荆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爲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

石澤介言氏贈

昭和十六年三月三日
石澤介言氏贈

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必有高山大川為之限隔風氣為之不通民生其間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別為九州又定其山之峻水之深大者為其州

纂疏 曾氏曰祭法云共工氏霸九州其來久之鎮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也矣洪水堙沒禹治水復分別之舜即位分為十二州分冀東為并東北為幽分青之東北為營至商又但言九圍九有爾雅九州有幽管而無青梁其商制歟周禮職方氏有幽并而無徐梁營則周制也○孔氏曰奠定也定其差秩祀禮所視○陳氏經曰定高山大川為表識乃疆理大規模功成祭告如後三言旅山亦有之若專謂奠定祀禮則非也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充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晁氏曰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纂疏 晁氏曰堯都冀之平陽今晉州臨汾縣○王氏曰山楚有荆山梁荆以山名州也沈省文作充充以水名州也○唐氏曰青以方名豫以氣名揚以俗名餘難以臆斷九州之次先冀帝都也充青河之下流徐揚荆江淮之下流豫九州之中梁雍九州之上流也故其序如此○王氏曰冀三面距河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華陰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至大伾又折而西北流兗州在其東故曰東河以三州考之則冀州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此冀州境也冀最廣充最狹冀今河東河北皆在焉居天下四分之一舜分為幽并幽州也冀燕薊幽涿朔冀等州是其域也并州太原澤潞晉代汾絳等州是其域也

既 載壺口 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名漢地志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隰州吉鄉縣也○今按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

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之功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充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次雍充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即其用工之本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

纂疏 林氏曰先儒以冀州既載為句者非當從蘇氏禹功之序當於此詳之

南畝此亦始有事於壺口也又曰洪水汎濫其始必相水之大勢順地之高下漸次導之其首尾本末大槩相應下文所紀導山導水之序是也此序九州但各記一州之事及其山川所在施功之由

治梁及岐 梁岐皆冀州山梁折非謂先治一州之水既畢更治一州也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為晉山則亦指呂梁矣

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疎河流激盪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即治梁也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孤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於汾酈道元云後魏於胡岐置六壁防離石諸胡因為大鎮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河逕之險

纂疏 陳氏大猷曰治水先地後績者觀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豈治之有難易歟魏志梁山北有龍門禹所鑿此最用功處水患莫甚於河河莫險於龍門呂梁鑿關疑就狹處鑿而廣之未必如賈讓所謂墮斷天地之性也○呂氏曰此禹最用功處故首及之孟子謂禹行所無事如鑿龍門析砥柱關伊闕豈無事哉鑿所當鑿不憚難

而止乃是行所無事也若避難就易而謂行所無事可乎

既修太原至

既修太原至

於岳陽

修因縣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今河東路太原府也岳太岳也周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襄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地也堯之所都楊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是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於河此則導汾水也

纂疏

曾氏曰經始治之謂載因舊治之謂修記曰禹能修縣之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懷

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州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底績衡漳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二一出上黨治縣大壘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也名為濁漳酈道元謂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鄴今潞州涉縣也阜城今定遠軍東光縣也○又案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於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於海請以為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洛水大陸至碣石入於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於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纂疏孔曰漳水橫流入河故曰衡漳○曾氏曰河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流而注之地形東西為橫南北為從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從而漳橫矣厥土惟白壤漢孔氏曰無塊曰壤顏氏曰柔土曰壤夏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地征則夫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壤之法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

白壤

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曾氏曰冀州之上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

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曾氏曰冀州之上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

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

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

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於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又按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為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其出是等賦也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纂疏孔氏曰多者為正少者為雜○陳采朱氏曰常出者為正於貢篚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二水名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

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東入滹水薛氏曰東流合滹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於滋水又南流入於衡水非古逕矣衛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靈壽縣也東入滹沱河薛氏曰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從其道也大陸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絕遠河未嘗逕邢以行鉅鹿之廣阿非是按爾雅高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蓋禹河自瀘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澤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及其已過信澤之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蓋以

此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者合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為大陸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渾縣皆疑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為邢趙深三州為大陸者得之作言可耕治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亦可耕治也恒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賦之後

纂疏

呂氏曰言水土平於田賦之前者其害大當先治也言於田賦後者其害小徐治之也

島夷皮服

海曲曰島

以皮服

纂疏

孔氏曰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林氏曰衣皮夷性不來貢也必水平乃得其皮夷不責其必貢欲效誠亦不拒也如蠙珠織

皮之類耳○王氏炎曰北地寒故服皮南地暖故服卉以皮服為島夷之篚非也如縵絲織貝明以篚志之此特志其服與中國異聖人亦因而不革耳

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南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程氏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故此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

谷之地其水如潦濡滄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又按酈道元言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為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為水所漸淪入於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戰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各偶同而鄭氏以為

九門無此山也○禹當時治水也只理會河患餘處亦不大段用功河水之行不得其所故汎

纂疏

大不然不先從下泄水却先從上理會下水泄未得下當愈甚

○禹當時治水也只理會河患餘處亦不大段用功河水之行不得其所故汎濫浸及他處觀禹用功初只在冀州及兗青徐雍却不甚求東南積石龍門所

謂作十有三載乃同者正在此處龍門至今橫石斷流水自上下勢極可畏向未經營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滾入關陝一派東滾往河東故此為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着工夫最多又其上散從西域去往往亦不甚為患行河東者多流黃泥地中故只管推洗泥汁只管凝滯淤塞故道漸狹值上流下來纔急故道不泄便致橫流他處先朝亦多造鐵為治河器竟亦何濟○孔氏曰碣石海畔山○蘇氏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挾也

濟河惟兗州

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河見導水蘇氏曰河濟之閒相去不遠兗州之境東南跨濟非止於濟也愚謂河

昔北流兗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碣石之地淪入於海河益徙而南濟河之閒始相去不遠蘇氏之說未必然也○林氏曰濟古文作涕說文註云此

兗州之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註云出常山房

子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音同義異當以古文為正

○林氏曰自兗而下八州皆以高山大川定遂州之疆界序所謂別

濟而過之○林氏曰自兗而下八州皆以高山大川定遂州之疆界序所謂別

九州篇首所謂真高山大川也○王氏炎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

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瓠子又決魏之館陶遂分為屯氏河大

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清河靈鳴犢口則河分流

入於博州屯河始壅塞不通後又決於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於海而下流

遂與深為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夫河不行於大任之北而道於相魏之南則

山澤在河之瀕者支川與河相貫者悉皆易

滹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池南許商云在平城馬頰河元和志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寰宇記云在棗州滴河北輿地記云即篤馬河也覆鬴河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蘇河寰宇記云在滄浪之饒安無棣臨津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潔河輿地記云在臨津鈎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云在樂陵禹津河寰宇記云在樂陵西北流入饒安許商云在禹縣輿地記云在無棣太史河不知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志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為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為徒駭而不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為九河齊威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威公之所為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皆無稽攷之言也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為九河之證以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壤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為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九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為九在此五百里中又上文言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頂皆石不應作沒今究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為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為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水所漸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為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而強鑿求

纂疏 孔氏曰河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之宜其支離而不能的也

纂疏 呂氏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

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愚按禹疏九河不過因河勢之自分而疏通之耳如呂氏說則非水自分而禹分之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之鍾也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明之曰雷夏也洪水橫流而入於澤澤不能受則亦汎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為澤

纂疏 唐孔氏曰洪水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既豬向已為澤今復舊也

灘沮會同 灘沮二水名灘水曾氏曰爾雅為澤既豬向已為澤今復舊也

在宋又曰汜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灘水東入於泗水經汜水出陰溝東至蒙為沮灘則灘水即汜水也灘之下流入於睢水沮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睢水其沮水數晁氏曰爾雅云自河出為灘濟出為楚求之於韻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

纂疏 周氏希聖曰會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之禮而以爲喻王氏炎曰二水勢均故曰會同○陳氏經曰充略不及山知多平地河患爲甚也○汜芳萬反

土既替豳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可以蠶桑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充言之者究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猶可驗也地高曰丘充地多在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纂疏 林氏曰受河濟之下流水患尤甚於他州今民始降丘宅土見他州人皆得平地而居矣充貢絲織尤宜桑故特言之識之者農桑衣食之本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脈墳起也如左氏所謂祭之地墳是也繇茂條長也○林氏曰九州之勢西北

書集傳纂疏卷二

五

多山東南多水多山則草木為宜不待書也充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為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天或喬而或漸苞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
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充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充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踈被害尤劇今

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為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先儒以為禹治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因以上文厥賦貞者謂賦亦第九與州正為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

纂疏 陳采朱氏曰通八年言之此州水平其後他州五年歟。王氏炎曰水患未盡去則賦難定其等故十三載始校所收而定其賦之下下州界既狹又有浸灌之患賦所以最少。陳氏大猷曰賦輕重取其當耳薄者為正豈他州之賦皆非正乎什一天下中正豈但取於簿乎賦貞當缺疑充賦必第九則無可疑者。馬氏廷鸞曰貞字不過下下之誤耳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者下獻其土所有於上絲也篚竹器篚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篚篚而貢焉經曰篚厥玄黃是也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林氏曰有貢又有篚者所貢之物入於篚也

纂疏 林氏曰八州之貢皆服食器用之物所謂惟正之供也

浮于
舟行水曰浮潔者河之支流也充之貢賦浮濟浮潔以達於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又按地志

纂疏 陳氏經曰因海

曰潔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為此乃漢河與潔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潔河所在未詳其地也

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泰山也在今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

纂疏 孔氏曰東北據

青州東北跨海至遼東皆是舜十二州分青為營管即遼東是也漢公嶠夷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也

既略
嶠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略經略為之封畛也即堯典之嶠夷

濰淄其道
濰淄二水名濰水地志云出琅邪郡箕縣今密州莒縣東北濰山也北至都昌入海今濰州昌邑也濰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濰州濰川縣東南七十里原山也東至博昌縣入濟今青州壽光縣也其道者水循其道也上文言既道者禹為之道也此言其道者汎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林氏曰河濟下流充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眾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纂疏 夏氏曰既道其道皆厥

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涯也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許慎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鹹地可煮為鹽者也

纂疏 孔氏曰言復其斥鹵。林氏曰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土彌望皆斥鹵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
上 田第三賦 第四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松怪石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林氏曰既總謂之海物則固非一物矣此

萊夷作牧厥篚檠絲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林氏曰既總謂之海物則固非一物矣此

書集傳纂疏卷二 六

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蓋別為一物如錫貢磬錯之錯理或然也
 吠谷也岱山之谷也泉麻也怪石怪異之石也林氏曰怪石之貢誠為可疑意
 其必須以為器用之飾而有不可闕者非特貢其怪異之石以為玩好也萊夷
 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即今萊州之地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
 畜牧為生也屨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鞞中琴瑟之絃蘇氏曰
 惟東萊為有此絲以之為繒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鹽
 以精粗為敘而以多寡為敘青州鹽居多故敘於先他做此○孔氏曰岱谷出
 此五物未必然○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者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
 出之地者以此地所出為良也○孫氏曰屨絲出於萊夷玄縞出於淮夷織貝
 出於島夷故青揚徐敘厥篚於三夷之下○愚謂惟錯海中雜物之說當蔡傳
 既采此說不當又
 采別為一物之說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襲
 慶府萊蕪縣也西南入濟在今鄆

州中都縣也蓋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陰東北而入海汶水
 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不言達河者因於兗也

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為徐岱
 之北濟東為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也爾雅濟東曰徐州者商無青

并青於徐也周禮正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并徐於青也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
 四至七州皆言二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
 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海
 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也

淮沂其乂

淮沂二水名淮見導水會
 氏曰淮之源出於豫之境

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汎濫為患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也沂水地志云
 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南至於下邳西南而入於泗曾氏曰徐

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
 出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泰山也又按徐之水
 有泗有汶有汴有濇而獨以淮沂言者周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沫周
 無徐州兼之於青周之青即禹之徐則徐之川莫大於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凡
 為川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於沂沂又則自
 沫而下凡為浸者可知矣○溈音郭沫音術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名蒙山
 地志在太山郡蒙

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羽山地志在東海郡
 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也藝者言可種藝也

纂疏

林氏曰蒙山即語東蒙
 詩奄有龜蒙羽山即鯨

極大野既豬 大野澤各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北今濟州鉅野縣也鉅
 即大也水蓄而復流者謂之豬按水經濟水至乘氏縣分

為二南為荷北為濟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大野為
 濟之所絕其所聚也大矣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清濟徐之有濟
 於是乎見又鄆州中都西南亦
 有大野陂或皆大野之地也

纂疏

曾氏曰職方河東曰兗州其澤藪曰大
 野大野濟水之所絕則禹時蓋在徐之

西兗之東也周
 無徐故專屬兗

東原底平

東原漢之東平國今之鄆州也晁氏曰東平自
 古多水患數徙其城咸平中又徙城於東南則

其下濕可知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於平也後人以其地之平故謂之東平又
 案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平國在景帝亦謂濟東國
 云益知大野東

纂疏

曾氏曰淮沂水之止者蒙羽地之高者
 原所以志濟也

羽藝大野豬而後東
 原平皆事之相因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埴也周有埴埴
 如脂之膩也

之工老氏言埏埴以為器惟土性黏膩細密故可搏可埏也漸進長也如易所謂木漸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已也包叢生也如詩之所謂如竹包矣言其叢生而積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

織縞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為貢周書作維曰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墳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

豐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削土於周室此貢土五色意亦為是用也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者也染人之職秋染夏鄭氏曰染夏者染五色也林氏曰古之車服器用以雉為飾者多不但旌旄也曾氏曰山雉具五色出於羽山之畎則其名山以羽者以此歟嶧山各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為嶧山下邳今淮陽軍下邳縣也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以向日者為貴也泗水名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為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下縣今襲慶府泗水縣也濱水旁也浮磬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或曰非也泗濱非必水中泗水之旁近浮者石浮生土中不根着者也今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為古取磬之地曾氏曰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之夷也蠙蚌之別名也暨及也珠為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歟夏翟之出於羽畎孤桐之生於嶧陽浮磬之出於泗濱珠魚之出於淮夷各有所產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而使貢也玄赤黑色幣也武成曰篚厥玄黃織縞皆

縞也禮曰及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記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

則知織縞皆縞之名也曾氏曰玄赤而有黑色以之為裘所以祭也以之為端

所以齋也以為冠以為首服也黑經白

緯曰織織也縞也皆去凶即吉之所服也

性便濕地不生於岡詩傳曰梧桐不生高岡太平而後生朝陽以此觀之生山

陽難得而孤生者猶難得也○孔氏曰水中見石可以為磬○陳氏大猷曰磬

聲清越取輕浮者良今海濱亦有浮石○孔氏曰

玄黑縞縞白縞織細也織在中明二物皆當細

許慎曰汜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灘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

者以灘至於泗也許慎又曰泗受汭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汭然則泗

之上源自汭亦

可以通河也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於海

彭蠡既豬
彭蠡地志謂雁也今惟彭

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者是也詳見導水

陽鳥攸居
陽鳥隨陽之鳥謂雁也今惟彭

蠡州者之間千百為羣記陽鳥所居猶夏小正記雁北鄉也

言澤水既豬洲渚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

纂䟽
唐孔氏曰日行夏至

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謂木落南翔

既入
唐仲初吳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

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

出三江之口者是也○又按蘇氏謂岷山之江為中江岷豕之江為北江豫章

之江為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者既有東北二江則豫章之江

既入

既入

既入

既入

為南江可知今案此為三江若可依據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于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為三矣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為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為口腹計邪亦可見其說之窮矣以其說易以惑人故并及之或曰江漢之水揚州巨浸何安于故道無俟濬治故在不書况朝宗于海荆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矣此正禹貢之書法也

纂疏 三江之說多不同問東坡之說如何曰東坡不曾親見東南至揚州復言三江薛士龍說震澤澤下有三江入海疑他會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書中極有難考處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荆揚間地理是吾輩親自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餘見後九江彭蠡說愚案三江不勝異說顏師古以為中江南北江郭景純以為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為松江浙江浦陽江王介甫以為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皆據所見而言非禹舊迹也今皆不取既入入海也○陳氏大猷曰古有九河後合為一古元謂東南地卑萬水所湊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為憑禹迹之不可考者多矣凡舍經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異以為說者以論後世之地理則可以論禹迹之舊則難也

震澤底定 震澤太湖也周職方揚州藪曰具區地志在吳縣之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曾氏曰震如三川震之震若今湖翻是也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于定而不震蕩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天厥木惟喬厥土惟塗

泥 篠箭竹簞大竹郭璞曰竹闊節曰簞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天喬高也塗泥水泉濕也下地多水其土淖

纂疏 王氏炎曰少長曰天猶言桃之天天上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

雜出第六等也言下上錯者以本設賦九等分為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下上錯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 田最下而賦七或六者人工修也

革羽毛惟木鳥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

金銀銅也瑤琨玉石名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琨說文云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為禮器篠之材中於矢之苛簞之材中於樂之管簞亦可為符節周官掌箛有英蕩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梗梓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為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鳥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綿之屬織貝錦名織為貝文詩曰貝錦是也今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張氏曰必錫命乃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難於出令也

纂疏 唐孔氏曰有文彩○蘇氏曰橘柚苟常貢則勞害

公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如漢唐荔枝矣○笱各旱反正作籛

公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公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公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

之誤也。惟漢入江汝泗自入淮而淮自入海分明是誤蓋一時牽於文勢

氏曰循行水涯曰公水之險莫如江海遇風濤多公岸而行所以獨言公不言

浮以著其險也。○王氏炎曰充言浮于濟潔達于河故青言浮于汶達于濟徐

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言公于江海達于淮。荆及衡陽惟荆州。荆

泗皆因上文以見所由達於河也。○邗古寒反。荆及衡陽惟荆州。荆

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荆衡各見導山唐孔氏曰荆州以衡山之

陽為至者蓋南方惟衡山為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

陽為至者蓋南方惟衡山為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

陽為至者蓋南方惟衡山為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

陽為至者蓋南方惟衡山為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

陽為至者蓋南方惟衡山為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

陽為至者蓋南方惟衡山為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

陽為至者蓋南方惟衡山為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

陽為至者蓋南方惟衡山為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

纂疏

是使官屬去彼相視其山川具圖說以歸作此一書耳故今禹貢所載

南方山川多與今地面上所有不同。○曾氏曰有兩荆山此荆州之荆山非雍

沮縣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北距荆山南及衡陽為。江漢朝宗于海。漢

荆州即今湖南湖北地也。今江西亦半屬荆州。江漢朝宗于海。漢

見導水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江漢合流於荆去海尚

遠然水道已安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

之朝宗。纂疏。王氏曰江漢發源於梁入海於揚合流趨海之勢已

於上也。殷。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

纂疏

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

西止則洞庭之為九江審矣。今沅水斬水元水辰水斂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

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孔甚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案漢志

九江在廬江郡之尋陽縣尋陽記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蟠江三曰烏白江

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今詳漢九江

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為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為據

且九江派別取之邪亦必首尾短長大略均布然後可目之為九然其一水之

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為十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況

纂疏

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為地理之定名乎。設使派別為九則當曰九江既

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復參攷則九江非尋陽

明基本朝胡氏以洞庭為九江者得之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

陵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故下文導

水曰過九江經之例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則洞庭之為九江益以明矣。纂疏

朱子九江彭蠡說今載於下文導江後。○愚案江漢朝宗于海即繼曰九江孔

殷導江不曰播九江而曰過九江則大江自大江九江自九江水可見孔氏所謂

江於此分為九道者其義明矣。證以導江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則九江

纂疏

當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而不在尋陽與今之江州尤明矣。朱蔡以洞庭湖當

之辨證詳明從之可也。謂江南之水皆呼為江禹時澧之下巴陵之上

自有九江今年已久遠陵谷變遷不可以今水證古水闕之亦可也。沱潛

既道。爾雅曰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此

於江者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於江尾。纂疏。王氏炎曰沱水在今江州府枝

入於沔亦謂之沱若潛水則未有見也。纂疏。江縣土人謂枝江為百里洲夾

江沱二水之間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與江合處謂之下沱隋志南郡

松滋縣有沔沱即古潛字故史記云沱沱既道今松滋分為潛江縣矣。雲土

夢作义

雲夢澤名周官職方荆州其澤藪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以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合而言之則為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义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纂疏曰江陵之下岳州之上是雲夢又厥土惟塗泥厥田有早晚也

惟下中厥賦上下

荆州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二等而賦為第三等者地闊而人工修也厥貢羽

毛齒革惟金三品柁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箇籥楛三

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

龜

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然荆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為先也案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荆州其利丹銀齒革則荆揚所產不無優劣矣柁栝柏三木名也柁木似樗而可為弓幹栝木柏葉松身礪砥皆磨石砥以細密為名礪以麤糲為稱斨者中矢鏃之用肅慎氏貢石斨者是也丹丹砂也箇籥竹名榦木名皆可以為矢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廩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籥不能過也則箇籥蓋竹之堅者其林中矢之苛栝肅慎氏貢栝矢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致貢箇籥栝之有名者也匭匣也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為菹者非是今辰州麻陽縣苞

茅山出苞茅有刺而三脊纁周禮染人夏纁玄纁絳色幣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尺有二十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為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於上謂之納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纂疏

薛氏曰貢以多為先苟必先善者則梁鐵先銀柁也以為弓幹或曰柁古椿字栝古檜字○曾氏曰揚言惟木多不勝名也荆木名之貢止此也○周禮春官司尊彝醴齊縮酌註云以茅縮去滓也○鄭氏曰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愚按世子執纁公之孤

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其水道之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以達於洛自洛而至南河也程氏曰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枝派期於便事而已

浮于江沱潛漢

江沱潛漢其水道之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以達於洛自洛而至南河也程氏曰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枝派期於便事而已

荆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

纂疏

王氏曰江沱潛漢均

條荆山北距大河

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極邊與際海處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洛陽縣南入於洛郭

之云熊耳在洛縣南今商州上洛縣也地志言伊水出弘農盧氏之熊耳者非是洛水地志云出弘農郡上洛縣冢領山水經謂之謹舉山今商州洛南縣

冢領山也至鞏縣入河今河南府鞏縣也灑水地志云出河南郡穀城縣替亭北今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灑水所出也至偃師縣入洛今河南府偃師縣也澗水地志云出弘農郡新安縣東南入於洛新安在今河南府新安澗池之間今澗池縣東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山即澗水所出酈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然則澗水出今之澗池至新安入洛也伊瀍澗水入於洛而洛水入於河此言伊洛瀍澗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猶漢入江江入海而荊州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蓋四水並流小大相敵故也詳見下文

滎波既豬 滎波二水名濟縣入河潛行絕河南溢為滎在今鄭州滎澤縣西五里故倉東南故倉者古之故山也案今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也鄭康成謂滎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酈道元曰禹塞淫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滎陽縣有狼蕩渠首濟者是也南曰狼蕩北曰浚儀其實一也波水周職方豫州其川滎維其浸波澹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於穀二

導河澤被孟豬 澤地志在濟陰郡定陶縣東今興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有荷山故名其澤為荷澤也蓋濟水所經水經謂南濟東過寬句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荷水東出焉是也孟豬爾雅作孟諸地志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南京虞城縣西北孟諸澤是也曾氏曰被覆也荷水衍溢導其餘波入於孟豬不常入也故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壚疏也顏氏曰玄曰被

纂疏 王氏炎曰壤則為沃下等之土則墳壚為瘠○顧氏臨之曰高地則壤下地則壚如青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是也

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

織纊錫貢磬錯 林氏曰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為征而此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莫不言貢者可知顏師古曰織紵以為布及練然經但言貢帛與紵成布與未成布不可詳也纊細綿也磬錯治磬之錯也非所常用之物故非常貢必待錫命而後納也與揚州橘柚同然揚州先言橘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橘柚言包則於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錯則與厥篚之文嫌於相屬故

纂疏 孔氏曰織纊細綿也林氏曰織自為一物○言錫貢在先立言之法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為細孔

華陽黑 愚案徐之玄織縞則織為縞此之織纊則當

水惟梁州 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

纂疏 曾氏曰華山即西陽為梁州其陰為雍州○王氏

岷嶓既藝 岷嶓二山名岷山地志在蜀郡曰於後世為巴蜀今四川地也

岷嶓 前氏道西微外在今茂州汶山縣江水所出也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為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峯也嶓冢山地志云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蓋嶓冢一山跨於兩縣云川原既滌水去不滯而無汎溢之患其山已可種藝也

纂疏

王氏炎曰江漢發源此州方江漢之源未滌水或汎濫二

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水地志蜀郡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郫縣

平

蔡蒙二山名蔡山輿地記在今雅州嚴道縣蒙山地志蜀郡青衣縣今雅

纂疏

荆州故荆梁皆言沱潛既道

和夷

和夷底績嚴道以西

厥田

惟下上

厥賦

下中三錯

纂疏

鄭氏曰和夷和上之夷人也

纂疏

曾氏曰嚴道有和川夷人居之

纂疏

或曰間出第

纂疏

大第七第九

纂疏

或曰間出第

纂疏

大第七第九

纂疏

或曰間出第

纂疏

或曰間出第

纂疏

或曰間出第

纂疏

或曰間出第

纂疏

或曰間出第

纂疏

或曰間出第

纂疏

或曰間出第

纂疏

或曰間出第

纂疏

或曰間出第

纂疏

或曰間出第

纂疏

或曰間出第

纂疏

或曰間出第

纂疏

或曰間出第

纂疏

或曰間出第

纂疏

或曰間出第

西漢即潛水也自西漢溯流而屆於晉壽界阻濠枝津南歷岡北迤邐接漢沔歷漢川至於襄水逾襄而暨於衙嶺之南溪灌於斜川屆於武功而北以入於渭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襄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襄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襄襄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則漢中穀可致經言沔渭而不言襄斜者因大以見小也襄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然於經文則當曰逾於渭今曰逾於沔此又未可曉也絕河而渡曰亂

纂疏 西傾在雍州其人有事於京師者必道從梁州因桓水而來故梁貢道及之○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則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即西戎之境熊羆狐狸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孔氏曰漢上曰沔

黑水西 謂之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

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

纂疏

林氏曰雍梁皆以黑水為境不當言據○王氏

炎曰雍州之地

弱水既西

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既

西者導之西流也地志云在張掖郡刪丹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又案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粟水西行至

苑園水分軍收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在苑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北史載太武至苑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案張掖水北度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水於弱水為近乎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為在條支援引甚悉然長安西行一萬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應窮荒而導

纂疏 程氏曰弱水初必壅遏而東既導之西則逆者順其流也哉其說非是

纂疏 矣○林氏曰眾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因

其性與勢之自然也強欲東之則逆其自然非行所無事矣

涇屬渭汭

涇渭汭三水名涇水地志出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

峴頭山也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今永興軍高陵縣也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西北南谷山也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今華州華陰縣也汭水地志作芮扶風汧縣弦蒲藪芮水出其西北東入涇今隴州汧源縣弦蒲藪有汭水焉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詩曰汭鞠之即皆謂是也屬連屬也涇水

纂疏 陳氏大猷曰涇渭汭案禮與詩固可以汭為水名然連屬渭汭二水也

纂疏 下文言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以為二水則不通猶媯汭洛汭亦非可以為汭水也○愚案孔云水北曰汭一云水曲曰汭文如東過洛汭耳詩云涇以渭濁未嘗及汭水也漆沮之從灃之同皆從同於渭耳未嘗與汭通也蔡

漆沮既從

漆沮二水名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云三水恐非

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為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從於渭也又按地志謂漆水出扶風縣晁氏曰此豳之漆也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氏曰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其水入渭在灃水之上

灃水攸同 灃水地志作鄜出經序渭水節次不合非禹貢之灃水也

今永興軍鄜縣山也東至咸陽縣入渭同者同於渭也渭水自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纂疏 王氏炎曰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小故言從灃渭相若故言同○鄜音戶

至于鳥鼠

荆岐二山名荆山即北條之荆地志在馬朔懷德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也岐山地志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

山縣東北十里也終南傳物鳥鼠亦皆山名終南地志古文以太一山為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萬年縣南五十里也傳物地志古文以垂山為傳物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武功縣也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俗呼為青雀山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文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即指此也鄭氏曰其地在幽今邠州也豬野地志云武威

縣東北有休屠澤古今以為豬野今涼州姑臧縣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

敘 三危即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為燉煌未詳其地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

甚者遷之而立其次者於舊都今既竄者已丕敘而居於舊都者尚桀驚不服

蓋三苗舊都山川險阻氣習使然今湖南耒陽洞時猶竊發俘而詢之多為猶姓

豈遺 纂疏 後漢西羌傳註三危在今少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

危亦必使安宅丕敘後世謂投 厥土惟黃壤 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

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 纂疏 愚案土黃壤最貴故雍田上 厥田惟上上厥賦

非他州所及 纂疏 上塗泥最下故揚田下下 直一金田上上可知○唐孔氏曰此州

中下 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 者地狹而人功少也

與荆州田賦升降皆較六等荆升之極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

故云人功修此降之極故云人功少 之似珠者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 孫氏曰貢非一類物者

之球琳琅玕今南海有青琅玕珊瑚屬也 纂疏 不言惟一類物皆言惟 浮

千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 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

縣界也龍門山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也西河冀之西河也雍

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言渭汭不

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他州貢賦亦當不止一道發此例以互見耳○案邢恕

奏乞下熙河路打造船五百隻于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熙河

路漕使李復奏竊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取與州契勘會州之西

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于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

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

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難積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為

夏國侮笑事遂寢邢恕之策如李復之言可謂謬矣然此言貢賦之路亦曰浮

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而復之言乃如此何也

姑錄之以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崑崙即河源所出

備參攷云 關西千餘里渠搜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蓋近朔方之地也

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即就也雍州水土

既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附于末○蘇氏曰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

淨于積石之上簡編脫誤不可不正愚
謂梁州亦僅織皮恐蘇氏之說為然
餘則皆無事之辭○愚案惟冀有修治之辭餘州皆無之非餘州皆無事也
以冀例之見餘州之役自禹創始者皆曰治修餘之功者皆曰修蒙冀文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
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岐荆三山皆雍州山岍山地志扶風岍縣西吳山古文以為汧山今隴州吳山
縣吳嶽山也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又案寰宇記隴州汧源有岍山岍水所出
禹貢所謂岍山也晁氏以為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岍也岐荆
見雍州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皆冀州山壺口太岳碣石見
冀州雷首地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也底柱石在大河中流
其形如柱今陝州陝縣三門山是也析城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今絳州垣曲縣
城縣也晁氏曰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今絳州垣曲縣
也晁氏曰山狀如屋太行山地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今懷州河內也恒山
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今定州曲陽也逾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孔
氏以為荆山之脉逾河而為壺口雷首者非是蓋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
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
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脉
言之則尤見其說之謬妄蓋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
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

而為桑軋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
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恒山
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而為是諸山哉山之經理者已
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皆可見矣王鄭有三條四
列之名皆為未當今據導字分之以為南北二條而江河以
為之紀于二之中又分為二焉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

纂疏 問味別地脉之說曰

禹治水不知是要水有所歸不為民害還是只要辨味點茶如陸羽之流尋脉
踏地如風水之流耶且太行自西北發脉來為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
底柱王屋等山皆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導岍及岐至于荆山荆山
山脉逾河而過為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荆山地脉却來做太行
山脚其所謂地脉尚說不通況禹貢本非理會地脉耶○陳氏大猷曰上文每
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於此通說九州之
山川聯貫首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呂氏曰山川之分見於九州
者其經也聚見于後者其緯也無經不知其定所無緯不知其脉絡此作書之
妙也導山或云隨山通道以相視其源委脉絡或云治山旁小水二說當兼用
隨山治水故以導言如止相山勢何導之有山有脉絡條列固不可誣而水源
必出於山水勢必因於山既隨山通道相其脉絡源委又因以導山旁澗谷之
水而納之川二說蓋並行而不相悖也○林氏曰禹本導川歸海今乃先以導
山蓋方洪水懷襄故川舊瀆皆浸漫不可見欲施工無所措手故先以九州高
山為表識自西決之使東以殺其滔天之勢水既順下漸入于海則川流故迹
稍稍可求於是濬川之功可施始決九川距四海蓋先隨山而後濬川其序不
得不然也○愚案三條之說出於馬融王肅以岍岐至碣石為北條西傾至陪

尾為中條蟠冢至敷淺原為南條然內方大別在荊州岷在梁州相去數千里
豈可合為一條四列之說出於鄭玄謂岷岐為正陰列西傾為次陰列蟠冢為
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四列雖是而陰陽正
次名稱未當宜蔡氏以二條四列訂之云
西傾朱圍鳥鼠至于太

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朱圍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
耳外方桐柏陪尾豫州山也西傾

見梁州朱圍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太潭縣也俗呼為白巖山鳥鼠見
雍州太華地志在京兆華陰縣南今華州華陰縣南二十里也熊耳在商州上洛
縣詳見豫州外方地志潁川郡密高縣有密高山古文以為外方在今西京登
封縣也桐柏地志在南陽郡平氏縣東南今唐州桐柏縣也陪尾地志江夏郡
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古文以為陪尾今安州安陸也西
傾不言導者蒙導岷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纂疏 孔氏曰西傾
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山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至于太華相首尾而東太
華熊耳外方桐柏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
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曾氏曰
岷與西傾皆雍州之山故西傾不言導其文蒙于導岷也岷蟠皆梁州之山故
岷山不言導其
文蒙于蟠冢也

導蟠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蟠冢即梁
州之蟠也
山形如冢故謂之蟠冢詳見梁州荆山南條荆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北今襄
陽府南漳縣也內方大別亦山名內方地志章山古文以為內方山在江夏郡
竟陵縣東北今荆門軍長林縣也左傳吳與楚戰楚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
別蓋近漢之山今漢陽軍漢陽縣北大別山是也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是

此南條江漢
北境之山也
纂疏 孔氏曰漾水出蟠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
在荊州內方大別皆荊州山漢水所經
岷山之陽

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見梁州衡山南嶽也地志
在長沙國湘南縣今潭州衡山

縣也九江見荊州敷淺原地志云豫章郡歷陵縣南有傅易山古文以為敷淺
原今江州德安縣傳陽山也晁氏以為在鄱陽者非是今案晁氏以鄱陽有傳
陽山又有歷陵山為應地志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舊縣地不應又為歷陵縣
山名偶同不足據也江州德安雖為近之然所謂敷淺原者其山甚小而卑亦
未見其為在所表見者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當紀志者而
皆無攷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姑俟知者過經過也
與導岷逾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為衡山之脉連延而為敷淺原者亦非是蓋岷
山之脉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于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
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
東北其非衡山之脉連延過九江而為敷淺原者明甚且其山川岡脊源流具
在眼前而古今異說如此况殘山斷港歷數千百年者尚何自取
信哉岷山不言導者蒙導蟠冢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
分何以見曰只是以水驗之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
山江出于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
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兩浙而餘氣為福建二廣○禹貢西方南方
殊不見禹施工處緣是山高少水患當時只分遣官屬而不了事底記述得文
字不整齊耳其作九江彭蠡辨禹貢大槩可見于此禹貢只載九江無洞庭今
以其地驗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為九江無疑矣洞庭彭蠡冬月亦涸只

有數條江水在其中。過字有三義。有山過水過人過。如過九江。只是禹過此處去也。若曰山過水過。便不通。○孔氏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荊州。○林氏曰：岷岐所導之水。乃合河濟之流。最為奔悍。當其隨山之初。自西而決之東。自東達之東北。則已達于海矣。故言入于海。西傾。岷所導之水。則未能達海。且注于下流之地。及濬川之功。既施。乃得入海。故下文所載。方是眾水入海之道。故此止言至于陪尾。大別。敷淺原。而止。而下流之山。皆所不及也。○陳氏經曰：禹之導山。雖曰因。而治眾水。大槩岷岐之列。河濟所經。西傾之列。伊洛淮渭所經。播家之列。漢水所經。岷山之列。江水所經也。○愚謂導山之役。分為四路。乃懷襄方殷。未可下濬川之功。先隨山相視。可疏導者。疏導之。兩條。四列。實人功。經歷之次第。為濬川之經。始下文導水。詳言濬川之源。委乃收上。文隨山之成功。林陳說是。獨岷岐入海一節。辭猶未備。岷岐一列。河濟所經。既入海矣。何為下文導河。積石導沅水二條。又各言入于海。歟。意者當時水患。河齊尤甚。比江漢淮用。工尤難。故自發源。以至入海。先之相視。疏導。後之開鑿。濬導。必極于歸宿之地。若江漢淮之屬。則初一番相視。疏導。且可至陪尾。大別。敷淺原。而止。下文方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此下濬川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隋地志。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谷。流沙。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水之疏導者。已附于逐州之下。于此又派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濬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水。次于導山也。又案山水皆原于西北。故禹敘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岷岐導水。則先弱水也。○纂疏。導水凡九條。大槩自北而南。先言山。以為水之經。故此言水。以為水也。○合黎。孔云。水名。馬云。地名。○程氏曰：禹導弱水。正流至

合黎。則逆行者已順。其遠而無所可治者。固不必極之於西海。近而無能為害者。亦任其餘波之入流。沙則已矣。此雍所謂既西。而于此不必曰入于西海。皆紀實也。○林氏曰：禹惟先決山陵之水。使有所歸。然後可施濬川之功。如上文既導岷岐。至碣石。然後導河。濟之功。可施。導西傾。至陪尾。然後導淮。渭洛之功。可施。導嶓。至大別。導岷。至敷淺原。然後導漢。與江之功。可施。所以先言導山。而後導水也。○南海。黑水地志。出犍為郡南。廣縣分關山。水經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瀾若。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為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其地也。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為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為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雋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于三危者。又為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纂疏。陳氏大猷曰：萬水能載。而弱水獨弱。且西流。萬水皆清。而黑水獨黑。且南流。天地之間。有常有變。不可一律齊。聖人順其性而已。所謂行所無事。也。必欲東之。則拂其性。非行所無事矣。滇音顯。嵩音隨。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

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積石龍門見雍

州華陰華山之北也底柱見導山孟地名津渡處也杜預云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即此今亦名富平津洛汭洛水交流之內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洛之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故曰東過洛汭大伾孔氏曰山再成曰伾張揖以為在成臯鄭玄以為在修武武德臣贊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成臯山不再成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案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故禹記之若成臯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疏鑿西去洛汭既已太近東距洛水大陸又為絕遠當以黎陽者為是洛水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都縣枯洛渠也程氏曰周時河徙於黎陽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與禹河迹大相背戾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孟康以為王莽河非也古洛瀆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于信都之北為合北過洛水之文當以信都者為是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兗州逆河意以海水逆潮而得各九河既淪于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河上播而為九下同而為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今案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晉行地中南出積石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閼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

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國西南二說恐薛氏為是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洛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于山其地皆可攷自大伾而下垠岸高於平地故決齧流移水陸變遷而洛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可考也其詳悉見上文○又案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此而南至此山蓋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東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今案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齧齧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自受降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纂疏禹貢一書所紀地理治水曲折多不可曉竊意當時治說又何所考也水事畢却總作此一書故自冀州帝始如今人方量畢總作一門耳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二語極好細看今人說禹治水始于壺口鑿龍門其未敢信方河水出湧其勢迅激縱使鑿下龍門恐這石仍舊湧塞又下面水未有分殺必須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九川盡通則導河之功已及八分故某嘗謂禹治水當始于碣石九河蓋河患

惟充為甚兗州是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地所以潰決常必在此故禹自其決處導之有功尤難孟子亦云禹疏九河滄濟潔而注之海蓋皆自下流疏殺其勢耳若絲則只是築堙之所以九載而功弗成也○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折而南計應三千里然後至龍門而為西河云云河為四瀆宗且發源西北故敘中國之水以河為先陳解采朱說○曾氏曰導水有先言山者潘冢導漾岷山導江是也岷岷乃漾江之源故先言山有先言水者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之類是也河出崑崙而後至積石淮出胎簪山而後至桐柏故先言水○鄭氏曰凡言至者或山或地或澤名如河至龍門華陰漢至大別山名也至孟津大陸地名也濟至荷澤名也言過言會皆水名以大水合小水曰過如河過洛洛漢過三澁之類二水勢均而相入謂之會如濟會于汶淮會泗沂之類以小水歸大水謂之入入于河入于海是也水莫大于河他水莫均焉故未嘗言會濟洛水小凡水之會者勢皆均敵故未嘗言過○唐孔氏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始施功處耳○蘇氏曰河既分為九又合為一以一迎八而後入海○程氏曰河自洛汭以上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自大任以下不特水道難考山舊近河者亦不可究非山有徙移也河既變迹年世又遠人知新河之為河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也輒並河求之安從而得舊山之真歟○王氏炎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巴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于瓠子又決于魏之館陶遂分為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于清口靈鳴犢口則河水分流入于博州屯河始壅塞不通後二年又決于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于海而下流與漯為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大河不行于大任之北而遂行于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瀕者支川與河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矣○方氏曰建紹

後黃河決入鉅野溢于泗以入于淮者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北濟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云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水獨受大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于王莽時者今其源出河北温縣猶徑枯黃河中入汶而遂趨海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矣○愚謂方氏得於身經目覩與諸家據紙上而說者不同合程王說而參觀之可見古今河道之大不同又因方說而後濟水之入河復溢出於河者顯然可見矣

潘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澁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名水經曰漾水出隴西郡道縣潘冢山東至武都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禹貢所謂潘冢導漾者其西源出隴西潘冢山會泉始源曰河逕葭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潘冢而同為漢水者是也水源發于潘冢為漾至武都為漢又東流為滄浪之水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為者明非他水也三澁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各澁水至復州景陵縣界來又名泚水疑即三澁之一然據左傳漳澁澁則為水際未可曉也大別見導山入江在今漢陽軍漢陽縣匯迴也彭蠡見揚州北江未詳入海在今通州靜海縣○今案彭蠡古今記載皆謂今之番陽然其澤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數州之流非自漢入而為匯者又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

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于番陽又橫截而北流為北江且番陽合數州之流豬而為澤汎溢壅遏初無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眾流之積日過月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匯澤而為彭蠡者番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橫截而為北江者又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於導江則宜曰南會於匯不應曰北會于匯匯既在南於經則宜曰北為北江不應曰東為北江以今地望參校絕為反戾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湖大而源淺每歲四五月間蜀嶺雲消大江汎溢之時水淤入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為合東匯北匯之文然番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不應舍此而錄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蓋嘗以事理情勢考之洪水之患惟河為甚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親蒞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為甚眾也以此致誤謂之為匯謂之北江無足怪者然則番陽之為彭蠡信矣

算系疏 因說禹貢先生曰此最難說蓋他本文自有謬處且如漢水自是從今漢陽軍入江下至江州然後江西一帶水流出合為大江兩江下水相淤故江西水出不得溢為彭蠡上取漢水入江處有多少路今言漢水過三澗至於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全然不合又如何去解釋得蓋禹當時只治得雍冀兗數州為詳南方諸水未必親見然恐只得之傳聞故多遺闕又差誤如此今人不咸說他聖人之經不是所以難說解者紛紛終是與他地上

水不合○朱子九江彭蠡說曰說禹貢者不過隨文解義以就章句如說九江則曰江過尋陽派別為九或曰有小江九北來注之說彭蠡則曰漢水所匯而江水亦往會焉說北江中江則曰漢既匯而出為北江既匯而出為中江也說九江則但指今日江州治所以當之說數淺原則但以漢歷陽縣之傳易山在今日為江州之德安縣而已如是而言姑為誦說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實考之吾恐其說有所不通而不能使人無疑也若曰派別為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為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若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為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為十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也況洲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為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海處不知當為幾十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且經又言九江孔殷則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尋陽以東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為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漢水匯為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則彭蠡之為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於隆興府之北瀾漫數百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則贛州南安軍西則袁筠以至隆興府分寧武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瀾左里則兩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于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為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卻而自豬以為是瀾漫數十里之大澤是則彭蠡之所以為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眾流之積日過日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又況漢水自漢陽軍大別

山下南流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為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于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為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之以北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邪且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為一江而不見其分流然則所謂漢水匯為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說也此數說者既無一之不窮於是味別洲別之論出焉而終亦不免於窮也蓋曰味別則不知凡禹之所為過門不入者為欲大濟昏墊之民而遂其生邪抑如陸羽張又新較毫分於齒頰間以為茗飲之快也此又不通之妄說也若曰洲別則漢水入江之後便須當有一洲介於其間以為江漢之別而湖口入匯之處又當各分為二以為出入之辨而後可也今皆無之而湖口橫渡之處但見舟舫為大江之濁流舟南為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淺然及其既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別乎此又可見其為不通之妄說也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即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壽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以故江南得有壽陽之名後又因壽陽而改為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又况經言過九江至於東陵而後會于彭蠡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才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則已自江州順流東下湖口又復折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至焉亦何說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至於今所謂敷淺原者則其為山也微而其全體正脉又特為廬阜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矣不取於此以記衡山東道一支之所極者

而獨有取乎彼之區區焉者則吾恐其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凡此差舛其類不一有識之士讀之愈疑惟胡且晁說之皆以九江為洞庭其援證皆極精博而莆田鄭樵漁仲獨謂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為衍文亦為得之予既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所誤也蓋洪水之患惟河為甚兗州乃其下流水曲而流緩地平而土疎故河患此為尤甚治十三載方同他州當時惟此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親蒞身督之不可一日舍若梁雍荆揚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則分遣官屬往視其亦可也况洞庭彭蠡間乃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險頑不即工官屬往者未必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為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嘗為澤而甚廣也以此致誤宜無足怪若其用字之同異則經之凡例亦自可考今但刪去東匯北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為九江更以經之凡例通之則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澁之例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於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於敷淺原也是導岷岐而逾于河之例也以是觀之則經之文意不亦既明矣乎鄭漁仲漢水衍文之說固善矣下文江水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之數語亦不能使人無疑彼固未能盡正也又有謂揚州之三江即以足之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遠寬而不相屬也則又安能曲說而強附之哉右略節

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

岷山導江

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澧水名水經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鄭氏

曰經言道言會者水也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案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明矣九江見荆州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志在廬江西北者非是會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匯中江見上章

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

海

沅水濟水也發源為沅既東為濟地志云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沅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為濟水歷號公臺西南入于河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為滎滎即滎波之滎見豫州又東出於陶丘北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在今廣濟軍西又東至於荷荷即荷澤亦見豫州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荷派濟流至其地爾汶汶北汶也見青州又東北至於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至青州博興入海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本朝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酈道元謂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脉水不與昔同然則滎澤濟河雖枯而濟水未嘗絕流也程氏曰滎水之為濟本無他義濟之入河適會河滿溢出南岸溢出者非濟水因濟而溢故禹還以元各命之案程氏言溢之一字固為有理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不應以河支流而冒稱為濟蓋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則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况經所書單立導

沈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脉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南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柏崖之灣而至於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眾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於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各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奔轍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樂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樂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於滎澤疑哉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弗深考耳

纂疏

愚案虛谷方氏嘗親過枯黃河見濟水出河北溫縣者今徑枯黃河以入汶而後趨海而謂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以此之則濟水性下固能伏流而出為滎然其性勁實兼勁絕大河中而出為滎也以勢言不容不假道于河其清勁之性能橫絕而不奪于河亦異哉程泰之謂溢為滎非濟溢

辨之者以河濁滎清證其非當矣今大河徙而南流古大河遂為枯導淮自

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桐柏見導

山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

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

枝山也餘並見雍州孔氏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

纂疏

愚案澧涇漆沮皆入渭渭入河東會於澧即澧水攸同也東會于涇即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於雍而自源徂流言於此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

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熊耳盧氏之熊耳也餘並見豫州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

耳○案經言潘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岷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沅水不言山者沅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纂疏 愚案此即豫州伊洛澗既入于河之源流也伊澗澗皆入洛而洛入河耳○王氏炎曰凡導川皆決而委之于海然百川東注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其入于東海則天下之水在北莫大于河在南莫大于江漢故先言導河而漢次之江又次之淮濟亦四瀆也故先言濟而淮次之皆自北而南也四瀆之外西有渭東有洛亦大川也故以是終焉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

隩隈也李氏曰涯內近水為隩障障也會同與澗沮

會同同義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蓋總結上文言

纂疏 孔氏曰九州所同事在下四方之宅已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

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呂氏曰水平而復疏滌其源為經久計也○林氏曰九州辨之悉矣至此又言其所以同有以辨之則異制異俗異和異宜各得其所而不相亂有以同之則同軌同文同倫各要其歸而不見其異序言別此言同先別而後同也

六府孔修庶土

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土者財之

自生謂之庶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

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類中邦中國也

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

纂疏 復齋董氏曰九疇先五行五行一曰水也則壤其迹也本末皆備○孫氏曰準則上中下之土壤即前九等之田三等

言其略九等言其詳也○陳氏大猷曰上各州惟舉一隅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如宅土既宅惟見於雍雍故此以四隩既宅總之旅山惟見於梁雍

故此以九山刊旅總之各州所載川澤雖多然九州川澤不止是也故以九川

書集傳纂疏卷三

二十三

二

四

九

九澤之滌波總之上雖各載達河之道而四方之趨帝都者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六府孔修則非特水土之治而已庶土交正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行原隰之土地無不正非特墳壤壚之復其性而已正庶土而慎財賦所以總結九州所貢篚之物也則三壤以成中邦之賦所以總結九州九等之田與賦也

錫土姓

錫土姓者言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左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者也

纂疏 林氏

曰水土平可以封建諸侯也如契封於商賜姓子稷封於邠賜姓姬有土有姓昔固有矣至是徧錫之

行 台我距違也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

曰台朕皆史氏我其君上也○馬氏曰水土已平天子於是封建分理又敬已德以先之而莫敢或違皆禹功所致也即迪朕德時乃功惟敘之意○王氏炎

曰曰台曰朕皆禹自言○愚案台朕蔡說欠明陳馬說當

雙溪謂皆禹自言恐非二句接錫土姓封建亦禹專之乎

五百里米 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銓半

葉也半葉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為近非惟納總銓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秸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內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葉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葉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

而為納賦之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也

纂疏

夏氏曰規方千里為王畿其中為王城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是為甸服○

張氏曰此因水土平而言彌成五服之事服服其事也內而甸侯綏外而要荒莫不各服其事於天子故皆謂之服○孔氏曰甸服為天子服治田禾藁曰總

供飼國馬○唐孔氏曰銓鎌也用刈故以銓表禾穗秸言服舉中以明上下服侯以外貢不入穀甸主治田故服名甸○陳氏大猷曰禹之甸法達於天下

詩奕奕梁山惟禹甸之傳少康有田一成皆甸法也王畿獨以甸名服者農國事之本也京師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弃本逐末制名

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穀也○碧梧馬氏曰先儒多以服字就秸字上解秸藁也若去禾中粟米而納空藁惟使之服輸將是其賦輕於四百里五百里矣若

存禾中粟米而又納藁又服輸將是其賦重於百里二百里矣惟蔡氏摘出服字以為總前二者言之為通唐孔氏亦云舉中以明上下並皆有所納之役第

以服字貫總銓粟米言之文勢為礙爾○或曰三百里在遠近之中故使只納藁而服輸將或曰服如國服之服他有服役不但輸將

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二百里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

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

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服內取王

城于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夷之辨者如此此分緩服五百里而為二等

纂疏 陳氏大猷曰緩服內安中國外安邊疆也內三百里非全無武衛也武衛以護其生民斯安矣然武以衛言保護而已治世武事易弛故奮以修之聖人不黷武亦不廢武與後世恃小康而銷兵者異矣○林氏曰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

至重貴而有耶律之難緩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法也 **五百里要**

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而已緩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

是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為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今案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弃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為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為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為萬里

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為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為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為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也若周漢則盡其地之 **纂疏** 王氏曰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而已蠻慢也甚於夷所至而疆畫之也 矣○林氏曰夷蠻戎狄相對言則有四名舉一二言則可通如四夷來王蠻夷率服是也此處不必拘東夷南蠻之名○馬氏曰甸侯綏為中國要荒已為夷狄聖人之治詳內略外觀五服各義可見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必治也治夷蠻則法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觀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遠及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不汎及聖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略可見矣○曾氏曰周之九服述者終不能大異於作者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侯服甸服即禹之侯服男服采服即禹之綏服衛服介其中即緩服之奮武衛也蠻服夷服即禹之要服鎮服蕃服即禹之荒服也○王制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應氏曰東海在中國之疆內西南北海則遠在夷徼之外南獨以江與衡山為限蓋百粵未盡開也惟河舉東西南北河流縈帶中國也自秦而上西北袤而東南蹙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此古今天地之大運也當先王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

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于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于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

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贊而告成功於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

纂疏 林氏曰此又推聖化所漸漬被如衣之被覆胡南不言所至以下文四海見之也漸被暨皆言聲教所至無分遠近輕重特變文耳○陳氏大猷曰聖人所治詳內略外不求盡於四海而道德所化無內外之限則必極於四海自禹敷土而下槩舉治水規模言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為主自東而西區別九州之疆域言之自導岍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水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里甸服而下則以成五服自內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遠舉四極言之以至告成功終焉經緯錯綜法度森嚴非聖經不至此○董氏鼎曰禹之治水始於冀州非徒以帝都為先蓋水患皆因下流壅塞而然禹先用功於下流以疏其壅塞之勢然後用功於上流以濬其發源之地下流有所歸則上流有所殺矣天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九川惟河為大水患惟河為急河始入於雍而經於冀則冀當河之下流又其下流之入海處所以禹之功役自冀而充則疏河之下流也自兗而青則疏濟之下流也自青而徐則疏淮之下流也自揚而荆則疏江漢之下流也河濟淮江漢五水之下流既通水患之平已十七八矣然上流不濬則猶有壅塞之患於是自荆而豫以濬伊洛之源自豫而梁以濬江漢之源自梁而雍以濬河渭之源從北而東從東而南從南而西從西而北始於河終於河治水之能事畢矣一書之中觀其規模次第若是乎法度之維持求其綱領樞機實關於德行之感化故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讀此篇者毋徒求作貢之法當求其祇德之心○愚案玄圭或謂水色黑皆非也禹貢一玄之色或謂堯錫禹玄圭為水德之瑞故尚黑也或謂水色黑皆非也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制貢賦之事而躬行教化之精微寓焉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躬行心得以為教化之本者也曰文教聲教教化之流行而躬行之效驗也後之山經地志與財用之書有是哉

甘誓

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風鄠縣誓與禹征苗之眾志而起其怠也誓師於甘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今古文皆有其案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亦臆度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桀邛周有徐奄則有扈亦三苗

纂疏

愚謂禹征苗已有誓專書一篇則自此始可觀世變矣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六卿六卿之卿也案周禮卿大夫每鄉卿一人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於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

纂疏

李氏曰六卿非冢宰至司空之六卿也證而為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

子誓告汝

重其事故嗟歎而告之六事者非但六卿有事於六軍者皆是也

纂疏

李氏曰虞書言咨後變為嗟嗟征嗟子有

王曰嗟六事之人

衆湯誥嗟爾萬方有衆皆是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絕其

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 夏正建寅怠弃者不用正朔也

夏正建寅怠弃者不用正朔也 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

上獲罪於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今案此章則三正

送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 **纂疏** 呂氏曰五行之氣散在天地

正朔也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間秀者為人偏者為物殘民

殄物威侮之實也 陳氏大猷曰凡背五常之道拂生長斂藏之宜皆威侮五

行也 孔氏曰惰廢天地人之道言亂常也 馬氏融曰建子丑寅三正也

○林氏曰商方有改正朔事夏以前未有也此但言其廢三綱五常耳 ○夏氏

董仲舒謂舜紹堯順天道改正朔此非夏以前事乎 陳氏大猷曰使果不用

正朔亦豈應言三正仲舒所云漢儒多喜言改正朔耳 ○王氏炎曰夫子論孝

子產論禮皆曰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三正不過如此 堯授時以寅為正月舜

禹因之堯舜之前安有子丑二正 ○程氏大昌曰創建子丑惟商周耳自唐迄

夏即皆建寅高堂隆謂舜更堯曆首歲以子堯同少昊首歲以亥皆不與詩書

合不足據也 ○愚案三正有二說未知孰是姑兩存之以俟來哲行夏之時夫

慢五常也怠弃三正是弃三綱也 蔡氏以暴殄天物為威侮五行是偏

以質具於地之五行言陳氏兼以氣行於天之五行與五行之理言 **左不**

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

之正汝不恭命 左車左右車右也 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

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管師樂伯曰吾聞致師

者左射以鼓是車左王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

右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

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敢

側鳩反矢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殺戮

也禮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左傳軍行被社釁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

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於祖社右陰也

故戮於社孥子也孥戮與上戮字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併汝妻

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或曰戮辱也孥

六年宋子蕩以弓楛華弱子罕曰專戮於朝此以弓楛為戮也今此篇二戮字謂不殺固不可謂必殺亦不可賞與戮皆有重輕必以為殺或必以為辱皆墮一偏前王莽傳引此文擊戮作奴師古註戮其妻子為奴恐非泰誓囚奴正士豈戮子之謂邪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

纂疏

張氏九成曰美哉禹

功明德遠矣再傳至太康一盤遊田便至失國以禹之功德幾不能蓋也可戒哉○陳氏經曰禹功在萬世觀河洛者思之再傳一為遊田而民遂貳何也民之於禹如賴慈母一遇太康如嬰兒失母啼號無依所以貳也然舜能奪之一時不能禁民思禹於他日少康一成一旅卒祀夏配天非民之不忘禹而何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

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啓之子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為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夏之先王非不遊豫蓋有其節皆所以為民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民咸貳心而大康猶不知悔乃安於遊畋之無度言其速則至於

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而弗反是則太康自奔其國矣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窮國名羿窮國

君之名也或曰羿善射者之名賈逵說文羿帝嚳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於河北使不得反遂廢之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

大禹之戒以作歌

御侍也怨如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小弁之怨是愈疎也五子知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愁鬱悒慷慨感厲情不自已發為詩歌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弃皇祖之訓雖其五章之間非盡述皇祖之戒然其先後終始互相發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於五章之首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先序以言其作詩之義其原蓋出此

纂疏 林氏曰觀左傳魏絳數羿之失曰淫于原獸曰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羿太康之失蓋無以異禹都河北安邑○呂氏曰姦雄何代無之我之勢固彼無因而入苟有間隙彼必投之羿之變所以因民弗忍也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秦不築長城起阿房勝廣何所因隋不伐遼東遊江都李密王世充何所因五子之歌當以詩體觀不當以書體觀此詩一章切於一章一章述禹敬民之訓二章自咎取亡之道三章痛惜冀都之業四章反覆家緒之本末五章盡取憂愧歸之於己其情極矣欲觀詩者當先觀書觀舜畢

之歌則見詩之雅頌觀五子之歌則見詩之變風變雅二歌乃詩之原也○陳氏大猷曰五章俯仰節奏怨而不怒真溫柔敦厚可以怨者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

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相須以安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疎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

不固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其

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

者奈何不敬

予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眾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為入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前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已之不足恃民

纂疏陳氏大猷曰失至於三不望其復改矣頻復之可畏者申結其義也

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

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惑變寵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亂之謂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宇棟宇也彫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禹之訓

昭明如此而太康獨不念之乎此章

首尾意義已明故不復申結之也纂疏林氏曰承上皇祖有訓故但言訓身國必亡與此同意○真氏曰禹訓六言二十四字耳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凜乎不可犯也古詩之體源於此意禹為之使子孫傳誦之乎人主以此揭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皆都冀州言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亡也○又案左氏所引惟彼陶唐之下有帥彼天常一語厥道纂疏唐孔氏曰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

其四曰明明我

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

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明明而後又明也我祖禹也典猶周之六度也貽遺關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闕之意和平以見人情兩平無乖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太康

荒墜其緒覆其宗而絕其祀乎○又案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
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自出也故以鈞
石言纂疏問關石和鈞恐只是鈞石之名如周禮嘉量之類曰恐是○愚其
之纂疏謂關通和平互文耳法之與器本未備具為子孫慮遠矣詳矣

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

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曷何也嗚呼曷歸歎息無地之

可歸也予將疇依鬱陶無人之可依也為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之予指太康
也指太康而謂之予者不忍斥言思厚之至也鬱陶哀思也顏厚愧之見於色
也忸怩愧之發於心纂疏林氏曰五子不怨太康悉任之于仁人之於兄弟
也可追言不可追也纂疏榮辱一體有邦同其安榮失邦同其危辱親愛之
至情也○施氏曰五子不深尤太康若其身親為不善以致之者兄弟一身也
社稷宗廟之憂憂舉切於身也孔子於書取此歌於詩取小弁怨而不怒其意
一也○陳氏大猷曰太康失邦咎在不敬慎爾故此歌始之曰奈何不敬終之
曰弗慎厥德敬慎乃一篇之綱領也故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董氏鼎
曰聖人言善惡成敗如醫師辨藥性法司明律令某物食之殺人某事犯之致
死不吾欺矣輕生者不顧而身試之卒至禍敗其太康之謂歟禹之訓色荒以
下有一必亡太康一犯禽荒之戒竟以失邦如
食殺人之毒犯處死之刑其嚴不可違如此哉

脗征脗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實即誓也仲康

能命脗侯以掌六師脗侯能承仲康以計有罪是雖未能行拜不
道之誅明義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
為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錄其書者以是歟今文無
古文有○或曰蘇氏以為義和貳於拜忠於夏者故拜假仲康之
命命脗侯征之今案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脗侯命掌六師又曰
脗侯承王命徂征詳其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脗侯能
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致命而罪脗侯之為專征也若
果為纂拜之書則亂臣賊子所為孔子亦取之為後世法乎

惟仲康肇位四海脗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

于厥邑脗后承王命徂征仲康太康之弟脗侯脗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為大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脗

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義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
已能收其兵權故義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林氏曰拜廢太康而立仲康然
其篡也乃在相之世仲康不為拜所篡至其子相然後見篡是則仲康猶有以
制之也拜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今天下而仲康即位之
始即能命脗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即皇帝位夜拜宋昌
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義和之罪雖曰沉亂於酒然黨惡於拜同惡相濟
故脗侯承王命徂征之以剪拜羽翼故終仲康之世拜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
其權則拜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耶義和氏夏合為一官曰脗后者諸侯入
為王朝公卿如禹纂疏問東坡疑脗征曰袁道潔致得是太康失河北至相
稷伯夷謂之后也纂疏方失河南然亦疑義和是箇曆官曠職誅之可也何

至誓師如此大抵古書之不可攷皆此類也○林氏曰義和夏為一官至周為馮相保章氏隸於大宗伯其任又輕於夏矣太史公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愈益輕矣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

明明 徵驗保安也聖人謨訓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也下文即謨訓之語天戒日蝕之類謹者恐懼修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修職以供乃

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官之眾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為明明后也又案日蝕者君弱臣強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義和掌日月之官當辨而不言是可赦乎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

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道人宣令之官木鐸

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眾者也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亦此意也官以職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云者胥教誨也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故言無微而可略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恭之罪猶有常刑而況於畔官離

纂疏

張氏曰相規規君也在大夫規誨詩河水規宣王○蔡氏元度曰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諫曰置財罷

民魯莊丹楹刻桷匠慶諫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人之令德執藝事諫此類是也○陳氏經曰先王不諫者有刑後世諫者反刑之 **惟時義**

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倣擾天紀遐弃厥

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

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畔官則

亂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倣始擾亂也天紀則洪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曆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義和曆象日月星辰之後為義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始亂其天紀焉遐遠也遠弃其所司之事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也案唐志日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瞽樂官以其無目而審於音也奏進也古者日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則否今季秋而行此禮夏禮與周異也嗇夫小臣也漢有上林嗇夫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周禮庭氏救日之弓矢嗇夫庶人奔走於下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義和為曆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義和罔聞知是固干先王後時之誅矣

纂疏

日月一歲十二會方

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抗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王者修德行政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詩傳○問先時不及時林氏謂是誓眾之辭非言昏迷天象之人曰以上文考之林說非是然此篇自可疑當關之○蘇氏曰官局所在曰次○孔氏曰房所舍之次政典若周官六卿之制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望晦朔先時則罪死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况廢官乎○唐孔氏曰房如房室之房謂日月所舍之處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或以房為房星房心為大火似矣然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惟見曆錯不表日食以此知非房星○薛氏曰月令季秋日在房房大火之宿也○愚案房有二說近代善曆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過房星北矣左傳昭公十七年梓慎曰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杜註房舍也所謂火房與此房字義同皆所舍之次也堯時中星與月令不同夏之星固宜不與月令同難指日在房為據也政典司馬所掌皆侯掌六師為大司馬故引政典之語以勅戒吏士先時不及時先後失師期也以屬下文者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

予欽承天子威命 將行也我以爾眾士奉行天罰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伐

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羲和得諸侯火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

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崑出玉山名岡山春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炎崑岡不辨玉石之美惡

而焚之苟為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惡宥善是猶王者之師也今案胤征始稱羲和之罪正以其畔官離次傲擾天紀至是有脅從舊染之語則知羲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不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為亂黨助羿為惡者也胤后徂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止責其曠職之罪而實

纂疏 薛氏曰殲渠魁義也赦脅從仁也○愚案觀脅從之誅其不臣之心也語義和聚黨助逆明矣仲康於羿勢既未能鋤其根株不可不剪其羽翼故乘日食之變正其昏迷之罪名正言順羿亦不得庇之也使非聚黨助逆則視職奪邑司空行戮足矣何至勞大司馬興師誓眾如臨大敵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

懋戒哉 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嘆以是深警之欲

纂疏 董氏鼎曰仲康肇位正天下俟望新政之日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